

江风拂过思念

■侯廷可 李玲玲

岁月有情

1951年初,抗美援朝战场上,战壕里腾起的硝烟裹着细雪。排长刘克仁把冻僵的手指往枪栓上贴了贴。这是他和战友们钉在无名高地上的第7个昼夜。敌军突然空袭,炮弹如暴雨般倾泻而下。“排长!”伴随着通信员小赵的嘶吼,刘克仁看见一股鲜血喷向空中,紧接着他感到面颊处一阵剧痛。一枚弹片斜着切进他的脸颊,掀开他的下巴,搅碎了满口白牙。

“排长,不许闭眼!”刘克仁的意识陷入模糊,又被小赵大声的呼喊唤醒。当医护人员用担架抬着他穿过炮火封锁线时,恍惚间,无数画面在脑海里闪过。刘克仁想起全连在一个河滩上拍的合影——180张年轻的面孔冲着镜头笑,刺刀在阳光下闪着雪亮的光。未婚妻为他织的毛线手套,母亲纳的千层底布鞋,也在他的记忆里忽明忽灭。那副毛线手套连同一封饱含爱意的书信,就揣在他的左胸口袋。信上她说,等打完仗……

一

那个冬天,志愿军的伤员像潮水般涌进山洞改建的战野医院。当卫生员王清

秀剪开第37件血衣时,突然听见这名伤员喉管里挤出的文登方言。他在昏迷中喊着“娘,俺牙疼”,那浓重的乡音像把钩子,把王清秀对家乡的思念全勾了出来。

填写病例时,王清秀的心猛地一揪。那个在她心里反复默念过无数次名字的人,此刻正躺在冰冷的手术床上。苏醒后的刘克仁,躺在病床上,失神地盯着屋顶漏下的月光。角落里的王清秀,望着朝思暮想的人,抬手默默地擦干了脸上的泪水。

二

敌机的呼啸打破黑夜的平静,山洞顶震落的泥沙簌簌掉下来。王清秀拿起自制竹夹,坚持为刘克仁换药。绷带绕过他的脖颈时,王清秀闻到火药味里混着浓浓的血腥味。

换药结束后,王清秀清点绷带时,发现了一个包裹。拆开染血的纱布,她发现里面是块融化的巧克力,黏稠的糖浆里裹着半张烟盒纸,上面用铅笔写着“王清秀同志收”。那一刻,她的眼泪不禁掉下来。

其实,刘克仁第一时间就认出了王清秀,可他没有勇气和她相认。他认定自己没有生还的可能,便将所有的津贴和衣物都留给了战友。唯独这块巧克力,他留了一点私心。王清秀也在第一时间就认出了刘克仁,只是那时的他自卑、消沉,王清秀便不忍心去捅破这层窗

户纸。

来年开春换防时,战友扶着刘克仁在战壕里慢慢走。原先的焦土里钻出几株野山杏,粉白的花瓣落在他那布满瘢痕的下巴上。小赵摸出那张合影,180个名字只剩8个还带着温度。刘克仁勉强扯动嘴角,残缺的牙床在风里发出轻微的嗡鸣……

战争结束后,刘克仁和王清秀回到了故土。婚后的清晨,石磨转动的声响总伴着鸡鸣。王清秀把泡发的黄豆碾成豆浆,滤进搪瓷碗。刘克仁的下颌没有办法咀嚼,她就变着法子把主食做成流食,让他吃饱的同时也能营养均衡。她一直在精心照顾着刘克仁的饮食起居,尽心护理着他的伤病旧疾。为了修复刘克仁的下巴,医生给他做了植骨、植皮手术,取他的肋骨代替炸掉的下颌骨。有一次,刘克仁半夜疼醒,发现王清秀正用温毛巾敷他肋骨取料处的旧伤。灯影里,妻子的那双手像在抚摸一件易碎的瓷器。

每次帮刘克仁刮胡子,王清秀总要摩挲那道从耳后延伸到锁骨的弹痕。而刘克仁总爱捉住她变形的小指,那里也留下了她在长津湖冻伤的永久印记。他们从不说这是爱情,只说这是革命同志过命的交情。

三

不久前的那个清晨,鸭绿江的晨雾还未散尽。江风裹着水汽,在车窗上凝

结出细密的水珠。当联勤保障部队第966医院的官兵走进抗美援朝纪念馆时,96岁的刘克仁正颤巍巍地抚摸着展厅里一枚褪色的炮弹。他的下颌处那道蜿蜒的伤疤,在纪念馆的灯光下泛着青铜般的光泽。

“当时弹片削掉了半个下巴,血像喷泉一样往外涌。”刘克仁的讲述让年轻官兵屏住了呼吸。从老人残缺的齿列间漏出的字句,却比任何教科书都令他们震撼。老人掀起旧军装,腰腹间蜈蚣似的缝合疤痕,让许多官兵红了眼眶。

当刘克仁老人说到“有位战友为护伤员,被汽油弹烧成火人”时,他的右手不自觉地摩挲着戴在左腕上的旧手表——那是妻子王清秀留下的遗物。

王清秀去世后,联勤保障部队第966医院的官兵接过了照顾刘克仁的重任。每逢节假日,该院医疗小分队都会上门看望慰问刘克仁。那天,医疗小分队的队员们陪着刘克仁去祭奠已逝的爱人,向“最可爱的人”致敬。

那天,刘克仁在妻子的墓前摆好两碗文登“媳妇面”——细如发丝的手擀面浸在骨汤里,上面漂着金黄的蛋丝。老人对着墓碑上的黑白照片轻声说:“清秀,今年咱家腌的香椿芽,我也给你带来了。”照片里的王清秀,扎着两条粗辫,眼角的笑纹里溢满了阳光。

家庭秀

绿色的小伙伴
它从爸爸讲的故事中走来
它会追着云朵跑
它那绿色的眼睛
带我看到了
从未见过的春天
它会和我一样长大吧
到那一天
我想和它一起飞奔

李学志配文

定格

不久前,第80集团军某旅中士陈保德的家人来队探亲。图为陈保德带家人参观旅史馆时的温馨场景。

程 舰摄

去年,我独自乘坐公交车去火车站。公交车路过小区门口时,我看到妻子陪儿子站在那里,儿子大声地喊着:“爸爸,爸爸!”那一刻,我的眼眶湿润了。

休假在家期间,我教儿子稍息、立正、敬礼,他学得有模有样。每当他哭闹时,我只要说一声“立正”,他就会立刻并拢双腿。尽管他依然红着眼眶,却还是一本正经地对我说:“我长大也要像爸爸一样当兵。”

有一次,他扬起稚嫩的小脸问我:“爸爸,你为什么不能一直在家陪我?”我蹲下来,轻轻摸着他的头说:“爸爸的工作,就是让你和小朋友们能够健康快乐地成长。虽然爸爸不能经常陪你,但我会高原上守护着你。”他似懂非懂地点点头,扑进了我的怀里。

我想,儿子内心深处是需要我的。记得他刚学会走路时,我一到家,他就像只小鸭子一样,摇摇晃晃地朝我走来;还有一次,我归队前,他不停地念叨:“爸爸,不走!”每每想到这些,我的内心就会变得非常柔软。

这天晚上,妻子发来一段视频。视频里,儿子认真地说:“爸爸,我想你了。你好好工作,我会听妈妈的话。”说完,他举起小手,向我敬了个礼。妻子说,这是儿子主动要求录下来发给我的。

看着视频,我感到非常欣慰。儿子似乎已经开始明白我工作的意义。这份理解,让我更加坚定坚守岗位的决心。

我拿起手机,轻声回了一段语音:“爸爸也想你,特别特别想。”说完,我隔着屏幕,轻轻地吻了吻视频里的儿子。那一刻,我觉得我和儿子的心紧紧相依。高原上虽然还有些冷,但我们父子间的爱却温暖如春。

家人

春节后,我收到了一个包裹,它被压得扁扁的,油渍斑斑,看起来有些狼狈。快递单上也满是油渍,地址栏里写着“云南昆明”。我一边小心翼翼地拆开包装,一边心中疑惑:这是谁寄来的呢?我一层层地撕去塑料薄膜,一股熟悉的香气钻入鼻腔,那是面粉裹着鸡蛋液炸出来的独特香味,是小酥肉,正是我心心念念的小酥肉!

我连忙拨通了在昆明工作的二姑娘的电话。电话那头,二姑娘笑着说:“哎呀,可算收到了!过年你们没回来,老妈特意杀了年猪,挑了最好的肉,做了你爱吃的小酥肉。她怕不好,非让我拿到昆明真空包装好,才寄给你……”听着二姑娘讲述婆婆的用心,我的眼眶不禁湿润了。

我是一名军人,也是一名军嫂。我的婆婆是云南大山里的一位农村妇女。她不会讲普通话,以至于一家人视频通话时,她总是羞涩地避开镜头。语言的隔阂,仿佛成了我们之间的一道鸿沟,这让我心中难免泛起丝丝落寞。然而,令人意想不到的是,一袋不起眼的小酥肉,悄然间成为扭转这一切的契机。

挂掉电话,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,思绪飘回到第一次去见公婆的场景。那次,我跨越数千公里,换乘了多种交通工具,才来到位于大山深处的未来公婆家。一进门,映入眼帘的是架子上的腊肉、香肠,还有各种我不认识的干货。听闻我这个准儿媳要来家里,婆婆早早地就开始准备。饭桌上,她低头不语,一个劲地给我夹菜、添饭。

然而,从小在北方长大的我,吃不惯云南的饭菜。为了不失礼仪,我只能咽几口饭,然后偷偷回去吃零食。我以为接下来的日子都要这样过了,没想到第二天,蒸米饭的电饭煲里多了油条和馒头;第三天,出现了稠稠的大米粥;第四天,白米饭变成了清汤面……我一直以为这都是丈夫的功劳,没想到背后却是婆婆的默默付出。

临走前那天,我起夜发现厨房的灯还亮着,一股香气扑鼻而来。透过虚掩的门,只见两个瘦小的身影在灶台前忙碌。开门进去,眼前的一幕,令我难以置信。公婆竟然在炸小酥肉。公公烧火,婆婆负责炸。婆婆的脸被火烘得通红。看到我进来,婆婆不好意思地说:“是不是吵到你啦?明天你们要走了,巴娃子说你爱吃小酥肉,我们也没炸过,不知道好不好吃。你尝尝,看和你家的味道不一样不?”我夹起一块小酥肉放入口中,外酥里嫩,咸香适中,是记忆中妈妈的味道,却又多了一份独特的温暖。

桂香馥郁

■肖丹丹

情到深处

2023年3月,在与生病的父亲视频通话时,赵南看到他比往日清瘦了许多。父亲将镜头转向庭院里的那棵桂树:“等这桂树开花时,你就该回来了吧。”这句话刺进了赵南心底最柔软的地方。许多个深夜,她都会躲在被子里哭泣。

次年4月的跳马训练,赵南的左手腕脱臼。剧痛袭来时,她恍惚看见病床上父亲蜷缩的身影。为了准备军考,缠着绷带的她,将复习资料翻出了毛边。钢笔在模拟卷上洩开的墨迹,像暗夜里倔强生长的根系。军校录取通知书送到家时,父亲已离开人世。她盯着军校录取通知书怔忡出神——此后,她必须独自撑起一片天。

金秋时节,赵南来到军校。熟悉的桂树在晨雾里舒展枝叶,琥珀色花瓣飘落,恍若父亲当年撒在她发间的桂花雨。

单杠训练场飘来第一缕桂香时,赵南信心满满站在了队伍里。感受到队长担忧的目光,她笑了笑:“放心,我没事。”她将妈妈寄来的护腕又

跨越山水的温情

■闫琳琳

暖。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涌出来,使劲点头说好吃。

第二天离开的时候,我们的行李箱被塞得满满当当,里面都是各种各样的干货。当然,还有前一晚炸的那盆小酥肉,被一层又一层地包裹着。婆婆站在门口,一直目送着我们离开。我回头望去,看见她抬手擦了擦眼睛。那一刻,我的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感动。

战友的一句“好香啊”,将我从沉思中拉回现实。我轻轻解开那袋小酥肉的包装,小心翼翼地这份来自远方的关怀分享给战友们。当我将一块酥肉送入口中,尽管它已不似刚出锅时那般酥脆,但那熟悉的味道让我心中非常温暖。我恍然意识到,这不仅仅是一袋小酥肉,它更承载着一位母亲对远在军营的儿子和儿媳深深的牵挂。她或许不懂那么多高深的道理,但她以自己的方式,默默地站在我们的背后,给予我们坚实的支撑。这份爱,穿越了千山万水的阻隔,跨越了语言的障碍,温暖着我的心房,也激励着我和爱人以更加坚定的步伐继续前行。

自那以后,我常打视频电话给婆婆。尽管交流仍有些许不畅,但我能够感受到她的喜悦。每一次通话,她总不忘关切地询问我是否吃得饱、工作是否辛劳。我也会给她讲讲军营里的趣事。她总是耐心地听着我,脸上挂着腼腆又满足的笑容……

缠紧了一些……此前,许多个夜晚,她都在健身房与哑铃“较劲”。摸着作训服上磨出的毛边,她常想起父亲说过的话:“桂树受伤结痂的地方,来年香气会更浓。”

年终考核那天,赵南将家里寄来的干桂花缝进了护腕内衬。那是母亲熬夜筛选出来的饱满花粒,寄来时里面还裹着弟弟写的纸条:“姐,这些桂花晒了3遍。爸说过,最毒的日头才能留住桂花香。”赵南握住单杠时,掌心的茧与记忆里父亲那双布满老茧的手重叠……

周六加训时,赵南跟战友们跑过两侧种满桂树的林荫道。有一次跑完,她喘着气从衣兜里摸出一颗糖。那是母亲亲手为她制作的桂花糖,入口清甜,她心里溢满了桂花般的馨香。

“我们军人就应该像桂树,不要怕吃苦、受伤。”一个夜晚,赵南在训练日志上写道,“伤口里长出了新枝,才能托起更重的露水。”这时,听见有人哼起军歌,她也跟着哼唱起来。那首军歌,也是父亲和她一起唱的第一首军歌。

不久,赵南和战友们又奔跑起来了。微风送来一阵阵响亮的口哨声,被汗水浇灌的军旅青春,终将在日复一日的不懈淬炼中馥郁连绵。



隔着屏幕亲亲你

■文 明

迷彩军娃

“把你儿子接走!”一天下午,妻子突然打来视频电话,语气里带着明显的不悦。我心头一紧,猜想准是儿子又调皮捣蛋了。“怎么了?”我问妻子。

“他一遇到不顺心的事,张嘴就喊‘我要爸爸!’”妻子气呼呼地说。

儿子今年4岁了。我在青藏高原服役,每年会休假两次。虽然陪伴他的时间比较少,但我们父子关系“维护”得很好。因为不能经常陪伴他,我心里总有些歉疚,所以对他难免带着几分溺爱。每次妻子唱完“黑脸”,我都会唱“红脸”。久而久之,儿子把我当成了他的“靠山”。妻子一管教他,他就大喊“我要爸爸”。妻子说:“这都是你惯出来的。”

“爸爸,我想你了。”电话那头,妻子的话音刚落,儿子就在旁边委屈巴巴地说道,妻子顺势把手机递给了他。“爸爸,我们幼儿园放学了,我想要你陪我看电视,陪我去游乐场。”儿子说。

“爸爸也想你。”我温柔地回应儿子,“你在家要听妈妈的话,再过几个月爸爸休假回家,带你去游乐场玩。”

“好的,爸爸。”儿子在视频那头乖巧



地答应,脸上的委屈一扫而空,恢复了往日的活泼。他冲我做了个飞吻,然后挂断了视频。

自从儿子上幼儿园后,我会选择在他放暑假的前几天休假。这样一来,我就可以接送他上学、放学。上次休假,我去学校接他时,他正在老师的带领下排队走出教室。看到我后,他在队伍里蹦蹦跳跳,兴奋地喊着:“爸爸,爸爸!”回

到小区里,他也会要求骑在我的肩膀上,看到小伙伴就得意地说:“看,我爸爸回来了!”样子神气得很。到了晚上,他睡在我妻子中间,睡前总会左手抱我,右手抱他妈妈,分别亲亲我们,最后甜甜地说:“爸爸妈妈,我爱你们!”然后,心满意足地睡去。

因不想面对离别的场景,所以我每次归队,都不让妻子带儿子去送我。

